



PIRATES, PRISONERS, AND LEPERS

Paul H. Robinson, Sarah M. Robinson



海盗、囚徒 与麻风病人

关于正义的十二堂课

Lessons from Life
Outside the Law



〔美〕保罗·罗宾逊 〔美〕莎拉·罗宾逊 著 李立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Lessons from Life Outside the Law

PIRATES,
PRISONERS, AND LEPERS

海盗、囚徒与麻风病人

关于正义的十二堂课

Paul H. Robinson
Sarah M. Robinson

〔美〕保罗·罗宾逊 〔美〕莎拉·罗宾逊 著

李立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53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盗、囚徒与麻风病人:关于正义的十二堂课/(美)保罗·罗宾逊,
(美)莎拉·罗宾逊著;李立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301-29685-1

I. ①海… II. ①保… ②莎… ③李… III. ①法律—普及读物
IV. ①D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0271 号

PIRATES, PRISONERS, AND LEPERS: Lessons from Life Outside the Law
by Paul H. Robinson and Sarah M. Robinson
Copyright © 2015 by Paul H. Robinson and Sarah M. Robin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c/o JLS Literar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海盗、囚徒与麻风病人:关于正义的十二堂课
HAIDAO、QIUTU YU MAFENG BINGREN: GUANYU
ZHENGYI DE SHI'ER TANG KE

著作责任者 [美] 保罗·罗宾逊 [美] 莎拉·罗宾逊 著
李立丰 译

责任编辑 柯 恒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685-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yandayuanzhao@163.com

电子信箱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新浪微博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电 话 编辑部 010-62117788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2 印张 290 千字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献给迄今为止这 125000 个人类世代*

特别献给作者家族

自

约翰·戴尔·麦卡尔平(John Dale McAlpine)(生于 1931 年)

至

德夫林·罗宾逊(Devlin Robinson)、奥斯汀·罗宾逊(Austin Robinson)、查理·哈特(Charlie Hart)以及威廉·哈特(William Hart)
(生于 2010 年至 2013 年间)

* “人类世代”(Human Generations),也被称为“人类代际”,一般是指生物学意义上大体同一时期出生的人类群体。各国世代幅度多有不同,且随着时代发展,有延长的趋势,但总体上维持在 25 年至 30 年的区间。这里所称的 125000 个世代,如果乘以 25 年的区间,大体等同于世人普遍接受的人类存在时长,即 300 万年左右。——译者注

全书脚注若无特别注明,均为译者注。下文不再逐一标明。

中文版序言

本书之主旨,意在描述当法律遥不可及时,人类的行为范式为何。进而揭示,人类,无论文化或国别,在基本的正义判断方面,直觉相通。正是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直觉,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此乃人类根性之一部。

在这个意义上,将本书翻译成各国文字,殊为适当。借此,可以将上述理念播散至不同文化阈,其中所蕴涵的跨文化旨趣,为其普适性奠定了基础。

本书得以中译,意义非凡。刑法,盖受所谓“经验该当性”之导引:刑事立法的设定,应当谨遵社会共同的正义判断。基于晚近科学研究的成果,本书所提各项倡议暗合中国儒家“民智”之理念。期待译本付梓,能够引发华语学界同侪的关注与讨论,期待本书所鼓吹的“传统智慧”,能够得到当今科学研究的证成,并再次焕发生机。

是为序。

保罗·罗宾逊

莎拉·罗宾逊

2017年6月11日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001
致 谢	001

上篇 亘古法则

第一章 人 性	
政府为我们做了什么？又对我们做了什么？	003
第二章 合 作	
麻风病人与海盗	013
第三章 惩 罚	
“落城”与乌托邦聚落	037
第四章 正 义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旧金山与加州淘金潮	059
第五章 不 公	
“巴达维亚号”船难与“阿提卡暴动”	097
第六章 生 存	
威廉王岛上的因纽特人与皮特凯恩群岛上的反叛者	124

第七章 毁灭

战俘营与地狱航船

138

下篇 当代教训

第八章 信任

美国的禁酒运动

163

第九章 苛责

睡成重罪谋杀,骗成终身监禁

188

第十章 失范

排除合理怀疑地逃过谋杀罪指控

225

第十一章 垮台

埃斯科巴“统治”的哥伦比亚

265

第十二章 拿正义当回事

五个锦囊

290

余言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305

专业词汇

327

参考文献

335

索引

357

译后记 利维坦与空气茧

365

致 谢

这一写作计划持续经年。其间,承蒙各界人士慨然关照。特别在 xi
身处全球各地的亲朋好友乃至陌生路人身上,本书旨在揭示的“人类
合作”关系,得以充分彰显。

殊为亏欠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工作人员及行政管理诸君,包
括迈克尔·菲茨(Michael A. Fitts)*院长,负责图书馆馆藏发展及学
术资源分享的莫尔·斯里候(Merle J. Slyho),负责公众服务的图书馆
馆长助理,同时也是兼职法学教授的爱德华·格林利(Edward Green-
lee),教职员支持服务部门负责人西尔瓦娜·伯金思(Silvana
Burgese),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助理凯利·法拉迪(Kelly Farraday),以及
表现极为出色的珍妮弗·埃文斯(Jennifer Evans)。

一直以来,本人都从历任研究助理处获益匪浅,特此鸣谢梅西·
克莱默(Missy Kramer)、丽贝卡·布莱克(Rebecca Blake)、布兰登·肯
尼(Brandon Kenney)、萨曼莎·雅各比(Samantha Jacoby)、马特·马嘉
兰(Matt Majarian)、斯蒂芬妮·维灵格(Stephanie Wering)、丹尼尔·威
尔森(Daniel Wilson)、丹比·金(Danby Kim)、亚伦·艾力亚斯(Aaron
Ellias)、迦南·林奇(Keenan Lynch)以及赫塞·布鲁(Heather Blue)。

多位历史学家及各地博物界人士倾囊相授,使作者得以觅到某些
原本根本无从发现的史料线索。特别感谢雷恩社区学院(Lane Com-
munity College)讲师,同时还兼任莫洛凯档案馆(Molokai Archives)馆

* 迈克尔·菲茨(1953—),美国著名法学家,曾长期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现担任美国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校长。

长的潘妮·莫博罗(Pennie Moblo),位于奈特斯利克(Netsilik)的阿奇特斯拉奇法学院(Akitsiraq Law School)院长安·格莱福德(Anne Crawford),位于安圭拉(Anguilla)的遗产藏品博物馆(Heritage Collection Museum)馆长柯伟利·派迪(Colville Petty),安圭拉历史学家鲍勃·康力奇(Bob Conrich),北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院长助理、犯罪学助理教授理查德·菲德斯通[Richard Featherstone,感谢其所提供的有关阿提卡(Attica)事件的史料],以及瑞安·霍利(Ryan Holle)的母亲西尔维娅·加内特(Sylvia Garnet)。

为本书收集附图,更可谓一场“大冒险”。就“巴达维亚号”船难事件,本书作者甚至还收到了远在澳大利亚的西澳大利亚博物馆惠赠的图片。作者拜托罗德里格·戴鲁崔(Rodrigo Dellutri)深入阿根廷,想方设法联系到南度·帕拉多(Nando Parrado),拿到了后者在安第斯山坠机事件发生时所拍摄的照片。近在美国,曾在“落城”^{*}度过嬉皮岁月的理查德·考维特(Richard Kallweit)慷慨分享了一些当年的影像记忆,瑞安·霍利的母亲西尔维娅·加内特以及布伦达·谢弗的哥哥麦克·谢弗(Mike Schaefer),也都古道热肠地将其深爱之人的私人照片提供给作者,为本书所用。

诸多亲朋好友拨冗校阅本书各章初稿,并应作者要求屈尊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给予不吝批评。作者要特别感谢雷恩赫德·缪恩克(Reinheld Muenke)、南希·布雷(Nancy Bray)、卡罗尔·贝克(Carol Baker)、安尼塔·弗雷迪(Anita Friday)、约翰·麦卡尔平(John McAlpine)、乔治·塞维尔(George Sevier)、里奥·卡茨(Leo Katz)以及斯蒂芬诺斯·比巴斯(Stephanos Bibas)。

* “落城”(Drop City),1965年创建于南科罗拉多地区,被视为全球首个兴建于郊区的“嬉皮聚落”,后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遭废弃。“落城”的核心理念,建构在生活与艺术结合的行为艺术基础上,主张通过一切可用的材料兴建住居,其建筑风格大体上统一为半水滴形态的穹顶建筑,本书正文对此有详细介绍。值得一提的是,将“Drop City”直译为“落城”,可以最大限度契合其追求高空坠物及外界反映的“坠落艺术”(Drop Art)理念。

第一章 人性

政府为我们做了什么？又对我们做了什么？

6月的某个清晨，阳光明媚，洛杉矶某小学学前班的家长们齐聚一堂，庆祝他们的二十三个小家伙顺利“毕业”。令人心情愉悦的淡蓝色教室内墙，以及上面挂着的整洁告示牌，都在欢迎家长（大多数是妈妈）参加这个讨喜的仪式。典礼结束后就是拍照环节，每位“毕业生”头戴毕业礼帽，身着礼袍，摆出姿势，拍下标志着自己踏上这条被寄予厚望、承载成功与幸福之路的纪念写真。

然而，某位妈妈，在给自己刚刚拍完照的孩子更换这身行头时，似乎耗时太久——至少在下一位等候拍照孩子的妈妈眼中，情况是这样。于是，这位苦苦等待的妈妈对此表达了看法，带着些许不满。而前一位妈妈则回敬了几句毫不客气的话语。后面的妈妈遂推了前面的妈妈一把，前面的妈妈则反推后面的妈妈，最后双方干脆挥起老拳。混乱局面很快演变为三场不同的厮打，并最终蔓延为一场大乱斗。只有少数几位家长作壁上观——其中有三位还掏出了手机，摄录下了整个过程。

一位身材美妙、紧挽发髻的妙龄妈妈冲入战团，但却被另一位一袭白裙的妈妈一把拽住。发髻妈妈金蝉脱壳，挣脱开去。白裙妈妈手里只剩下了一件空落落的粉红色冲锋衣，而这个时候，发髻妈妈已经和恰巧正在周围推来搡去的条纹衫妈妈缠在一起。录像中扇巴掌、打闷拳的声音不绝于耳，掺杂着作为背景音的孩子尖叫声。

就在发髻妈妈和条纹衫妈妈在地板上厮打得不可开交之际，一位

长腿妈妈从打成一团的人群中挤出来,冲向另一位旁观者。就在这个当口,从这位马上就将沦为受害人的旁观者身后,突然冲出一个小孩子,头上原本溜光水滑的马尾辫,现在已是蓬散凌乱。此时,条纹衫妈妈也从地上爬起身来,向另外一位受害人扑去。一位年长的女性,可能是某位孩子的祖母,在混乱中被推倒在地,头部磕在了书架上。两位试图过来帮助这位老妇人的妈妈,又开始互殴。缠斗从教室渐渐推移至学校大堂,并在越来越多旁观者摄录视频的同时,持续上演。

有人报了警。几位家长因为涉嫌“攻击罪”^{*}遭到逮捕。后来警方确认,在混乱中,有钱包及其他财物被盗,初步推断应当是当时参与争斗者所为。该小学因此取消了这一学年随后所有涉及学生家长参加的校方活动。

这场乱斗发生在每天过着普通日子的普通人之间——很明显,是一群深爱自己学龄前宝宝的慈母,而不是某些满怀恶意的麻烦制造者或者奇怪的罪犯。这说明,只需要稍微揭开普通人彬彬有礼的面纱,就可能会暴露隐藏其下的自私、卑鄙乃至攻击性。或许这种不文明的属性会静静等待,在人们每天因无数鸡毛蒜皮小事经历微不足道的挫折时,突然爆发为某种粗野甚至更可怕的怒火。毕业典礼上出现更出格的有辱斯文现象,亦不罕见。对此,可以参考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身处不同场景下的另外一群人。

一个朋友间自发组建的棒球联盟,在收取象征性费用之后,为他们的学龄前子女组织包括十场正式棒球比赛在内的完整赛季,并给每

^{*} 加州刑法中的“攻击罪”(Assault),规定相对复杂,单纯的攻击罪,一般包括如下几个要素:被告人对他人实施了本质上会直接或很可能会造成外力影响的行为;被告人有意实施上述行为;被告人这样做的时候,认识到了一个理性人将认识到其所实施的行为本质上或很有可能会给他人造成外力影响;被告人在行为时,有对他人施加外力的行为能力。参见 Pen. Code, § 220。

个孩子提供一套棒球服、一张球队合影,缴费者同时还有权参与赛季开始时的年度巡游。每一年,都会有新的适龄儿童加入进来,得以首次体验一回有组织的体育运动。

8月的某个夜晚,佛罗里达迎来了绝佳的夏日天气。当天早些时候,气温曾一度飙至91华氏度*,但一场冷雨,将夜间的温度浇到了令人倍感舒适的状态。当晚的比赛,在“洋基队”和“猛虎队”**之间展开,当然,球员都是来自学前班及幼儿园的男孩。至于教练,则是由将业余时间奉献给孩子的父亲们担任。时值夏末,“劳工节”***周末长假也已开始,到场观战的家长不在少数。赛季进行到此,参赛的男孩子们多少都已经积攒了若干比赛经验,比赛的精彩程度可想而知。

比赛进入第六局时,裁判吹了一个犯规,某位爸爸教练对此判罚十分不满。口角由此爆发。争执很快在两队的家长之间蔓延开来。双方的脾气和嗓门都越来越大。瞬间,彼此间的喊叫演变为互殴,很快,球场边就变得空无一人,二十个人——大部分都是家长——纷纷涌入球场。年仅四五岁的孩子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父亲们挥拳相向,互相猛击,直到一方被打倒在地。裁判则抽身出来,任由混战继续。

有人报了警。警方制止了殴斗,逐一登记参与斗殴者姓名后,为他们及旁观者录了口供。第二天,仍有很多人需要继续配合警方的此项工作。两队教练皆遭停职,根据最新报道,警方尚未决定是否以及以何罪名起诉这群参与殴斗者。

加利福尼亚与佛罗里达。妈妈与爸爸。似乎,现在的普通人会因

* 约为32摄氏度。

** “洋基队”(the Yankees)和“猛虎队”(the Tigers)都是美国职业棒球强队,家长给自己孩子的球队取此名字,一方面固然是在寄托希望,另一方面也有搞笑的成分。

*** 美国的“劳工节”(Labor Day)为每年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

为某些微不足道的小失望或小挫折而行为失范——即便是在大庭广众,甚至是在自己孩子的面前。

大众认知中存在一种观点,主张人性本恶,认为政府和法律实质上体现着人类自我救赎的特征。身为美国建国元勋,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对此曾这样表述:“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¹

想想《疯狂的麦克斯2:公路勇士》(*The Road Warrior*)中攻击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艾利之书》(*The Book of Eli*)中攻击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或者《未来水世界》(*Waterworld*)中攻击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的末日匪帮。这些都折射着几个世纪以来对于人性本质状态的普遍看法。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165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利维坦》(*Leviathan*)中指出,如果没有政府法律施加的限制性影响,就将出现“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交战的状况”(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²。无涉对错,只论强弱。唯有政府及其制定的法律——“利维坦”——才能防止人类陷入自相残杀的悲惨境地。³“世界之所以要有法律,不是为了别的,只是要以一种方式限制个人的天赋自由,使他们不互相伤害,而是互相协助,并联合起来防御共同敌人。”⁴这样一来,政府法律就成为所有社会秩序的发端。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与警察打交道,但我们的行为,自觉或不自觉,都受到只消拨通911就可启动刑事司法机器这个认知的深刻影响。我们甚至可能压根儿没想过存在拨打这个报警电话的可能性。政府、法律、法院、警察的存在,为大多数人编织出一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安全的“茧”。我们大多数时候奉公守法,而生活则如常继续。刑事司法这只无形的大手,让我们免受外来捕食

者,或隐藏在我们当中披着羊皮的狼的覬覦。

这种坚持人性本恶,只有政府能够拯救我们的观点,存在难解之处。如果这种看法的确成立,那么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恐怕几百万年前就已灭绝。125000 个世代之前,生活在塞伦盖蒂平原*的人类先祖,四周环伺着更强壮、更迅猛、更庞大的劲敌。然而,本来算是天敌口中之食的人类,却进化为这个地球上最为成功的物种。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政府法律助力的情况下实现的。

人类取得成功这一奇迹,并非霍布斯笔下人类自相残杀倾向的产物,与此恰恰相反,反而是人类本性,即与他人通过合作,形成一个紧密团体的倾向之结果(人类有幸进化出通过语言交流的能力,使之成为可能)。在并无任何政府管束的早期人类所认知的外部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利维坦”的概念。相反,人类相互合作的本性,足以在不借助政府法律的情况下帮助人类取得成功。

然而,这绝对不意味着人类这个团体的成员之间,针对应然的行为方式与行为禁忌并未达成任何共识。我们知道,即使在没有政府法律助力的情况下,逐渐演变而来的社会规范,也足以有效导引人类行为。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针对加州沙斯塔县(Shasta County)农牧民所开展的著名实证研究揭示,即便针对通常应由法律解决的问题,该社群依然通过自身的社会安排,而非法律规则处理自身的生活。例如,当牲畜出逃造成财产损失时,7 对于应当由谁出钱修建防护栏,避免出逃牲畜在路上被撞等问题,他们提出了作为替代解决措施的社会规范。⁵

是否可以通过彼此合作的农场主,证明霍布斯的观点是错误的呢?这是否证明,人类根本无需法律即可达成社会合作?并不尽然。

* 塞伦盖蒂平原(the Serengeti Plain),被认为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位于非洲东部、赤道以南。

沙斯塔县农牧民之间的社会适应性 (social accommodations), 仅在既存法律框架下——如果你乐意, 可以将其称为“911 之茧” (the 911 Cocoon)——才得以成立。毫无疑问, 如果需要, 这些农牧民依然可以报警。他们知道只消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获得帮助, 显然彼此的社会安排提供了足够令人满意的空间。课间, 如果负责监督操场秩序的老师在场, 孩子们的玩耍会颇为得体; 但如果无老师在场, 情况则很有可能演变为《蝇王》(*Lord of the Flies*) 中所描绘的悲惨状态。

如果要真正测试人类是否需要法律, 就必须把沙斯塔县农牧民都空投到一座面积广大、渺无人烟的孤岛之上。在缺乏包括警方、法院及监狱等执法机构在内的刑事司法体制的情况下, 这些人是否还会表现出同等程度的社会合作姿态? 在缺乏外部制约的情况下, 是否会出现恃强凌弱的情况? 当然, 想找到希望参与这项实验的志愿者, 将十分困难。这里暂且不讨论看似符合要求的诸多电视真人秀节目。除了显而易见的样本干扰——什么样的志愿者愿意以这种古怪的方式暴露在正义的视野之中? 这一机制中还存在包括制片人、商业赞助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等“操场监督员”, 所有这些人都时刻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以免玩儿过界。

我们是否真的如霍布斯所推定的那样, 注定需要与政府法律共存? 源自塞伦盖蒂平原早期人类且日后不断彰显的合作本质, 是否将会导致政府与法律变得无关紧要? 实际上, 法律必要论的质疑者很可能会进一步指出, 对于社会组织及社会福祉而言, 政府法律不仅无关紧要, 而且势必造成伤害, 绝对不值得大肆迎合或尊崇。相反, 对其只能有限容忍、持续详查。政府法律, 或许可以在某些方面对这个社会有所助益, 但也将在其他方面使我们深受其害。

观点。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法律,而非标志早期人类合作的独立性与责任分担,如此微不足道的挑衅绝不至于引发如此大规模的争端。显然,当年生活在塞伦盖蒂平原的人们才不会干这种蠢事,否则,他们根本无法持续太久。

政府法律的出现,是否真正帮助人类实现了自我救赎,或者是在人们之间设置了隔阂,楔入了自私,使得人与人的合作渐行渐远?政府法律介入人类关系,打破直接独立性与个人责任的既有联结,是否让人类变得不再有兴趣与他人合作,不再需要养成与他人合作的习惯?

显然,政府法律的存在,并未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快乐,更具合作性。美国有超过 10 万条刑事法律规范。每个州都制定了自己的刑事成文法,条文数量基本都在 2000 条左右。在此之上,还存在条文达 5000 条以上的联邦刑法,及成千上万涉及联邦刑事犯罪的行政规范(据估计,数量超过 30 万条)。因为立法机关酷爱通过与犯罪相关的立法规范,导致美国刑事成文法数量与日俱增。实际上,在某些州,还出现了变本加厉的趋势,每年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刑事成文法获得立法通过。可以说,目前的美国人,堪称有史以来最受法律控制的一群人。⁶

然而,大肆刑事立法,根本无法根除犯罪,甚至无法将其限缩为一个问题。美国每年发生约 2300 万起犯罪,其中约 600 万件属于暴力犯罪。而美国并非唯一尝到当代法律有效性相对有限这一苦果的国家。和美国情况同样糟糕的国家不在少数,更多国家的情况则更为恶劣。例如,美国的谋杀犯罪率为 0.042‰,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世界总体谋杀率(约 0.07‰)的 60%。和美国的 0.042‰相比,非洲的平均谋杀率为 0.17‰,南美洲为 0.2‰,中美洲甚至高达 0.285‰。甚至在世界上很多低犯罪率地区,谋杀犯罪率的比

9 例也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印度尼西亚为0.081‰，俄罗斯为0.102‰，朝鲜为0.152‰，格陵兰岛为0.192‰。实际上，很多国家的谋杀犯罪率甚至处于0.3‰至0.4‰之间。纪录保持者洪都拉斯的谋杀犯罪率高达0.91‰。⁷在此方面，很难认为政府法律取得了什么可供大肆炫耀的胜利。

如果能够珍视并发展像在塞伦盖蒂平原上出现的那种人类合作的本质，而不是试图清除霍布斯式人性中的恶质，政府法律是否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政府法律的根本目标应该为何：是限制、改良人性，还是以人性为基础对其发扬光大？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人类的共性是什么。或许不仅仅政府改变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在政府治理下的这种存在，很有可能也改变了我们的本性。或许，125000个人类世代自塞伦盖蒂平原时代，就已开始改变——我们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自己——而在这个过程中，或许，真的像霍布斯所希望的那样，政府法律开始变得必不可少。

提炼出这一根本问题——如果去除掉政府、法律的影响，当今人类的本质为何的答案，似乎成了几近无法完成的使命。在一个政府及法律主导如此之甚的世界，将其彻底祛除之后的生活，简直令人无法想象。沙斯塔县的农牧民显然不会自告奋勇地参与荒岛求生的实验。但幸运的是，某些历史事件及人类生活的不可预知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供窥视人类脱法生存状态的启发性案例。在我们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此类自然实验并不鲜见，虽然其中的大多数都不会有人愿意主动尝试，但这些事件的生还者却为我们讲述了极具信息量的故事。

一架坠毁在偏僻山区的飞机，一艘搁浅在遗世孤岛的船舶。如果看不到获救的希望，幸存者们将会如何对待彼此？如果这群人认为自己将会不日获救，显然算不得真正的考验。尽管身边没有警察，但人